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濬

御製讀諸葛武侯傳

盡瘁終身翊赤符豈虞一木不勝扶隴中已走生司馬地下何慚鬼董狐南北未忘先主志桓文不道仲尼徒錦官城外森森柏丞相祠堂尚有無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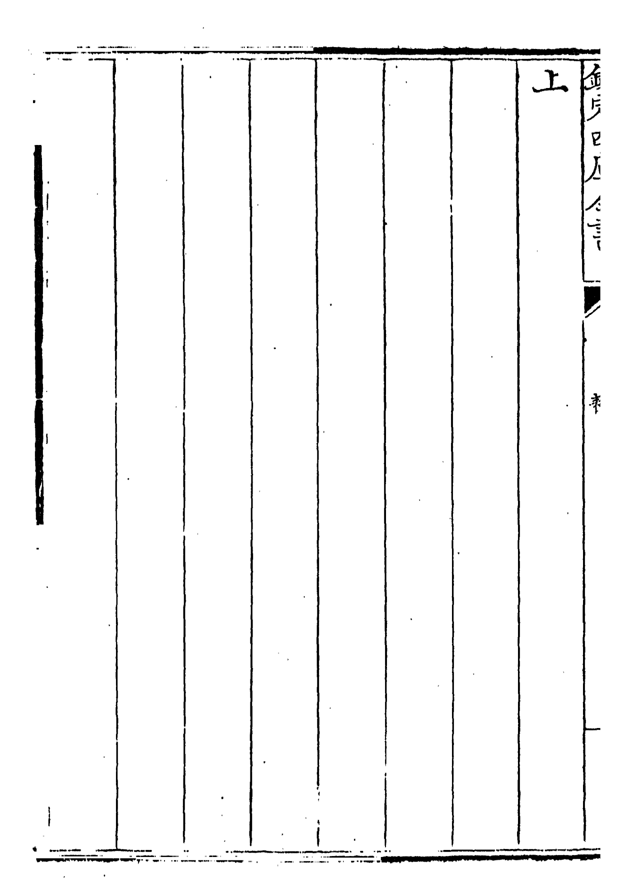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

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
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
嘉史然失在于畧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
上搜舊聞旁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
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
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
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

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實頑之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繪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工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



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一

三國志目錄　　正史類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十卷

十一卷

十四卷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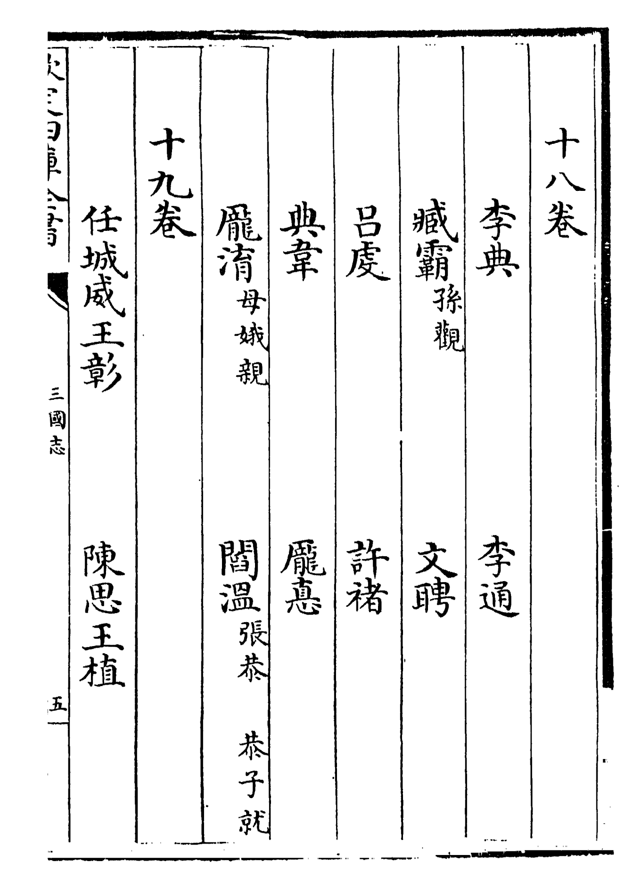
蔣濟　劉放 孫資

十五卷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哀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二十一卷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修 荀緯 應璩 應貞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孫該 夏侯惠 杜摯
傅嘏

趙儼　裴潛子秀

二十四卷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二十五卷

辛毗　楊阜

高堂隆棧潛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二十九卷 方伎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蜀書

三十一卷 二牧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主妃子

先主甘后 先主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張后

先主子永 先主子理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三十六卷

伊籍　秦宓

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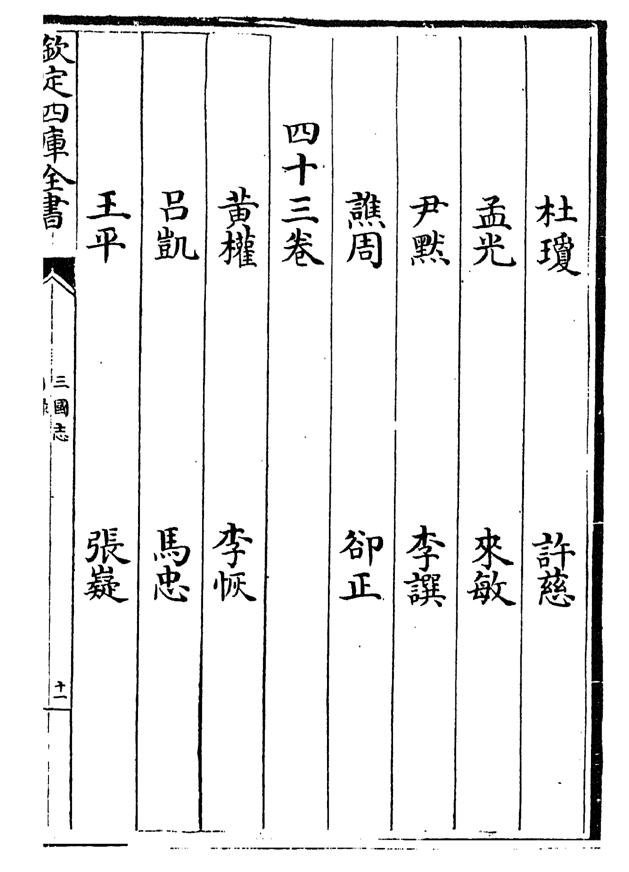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陳祗　黄皓　吕乂

四十卷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四十四卷

蔣琬子斌 劉敏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廖化 楊戲王嗣 衛繼 常播

吳書

四十六卷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五十六卷
朱治　朱然子績

五十九卷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臣等謹案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宋裴

松之註壽事迹具晉書本傳松之事迹具宋書本傳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其書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葢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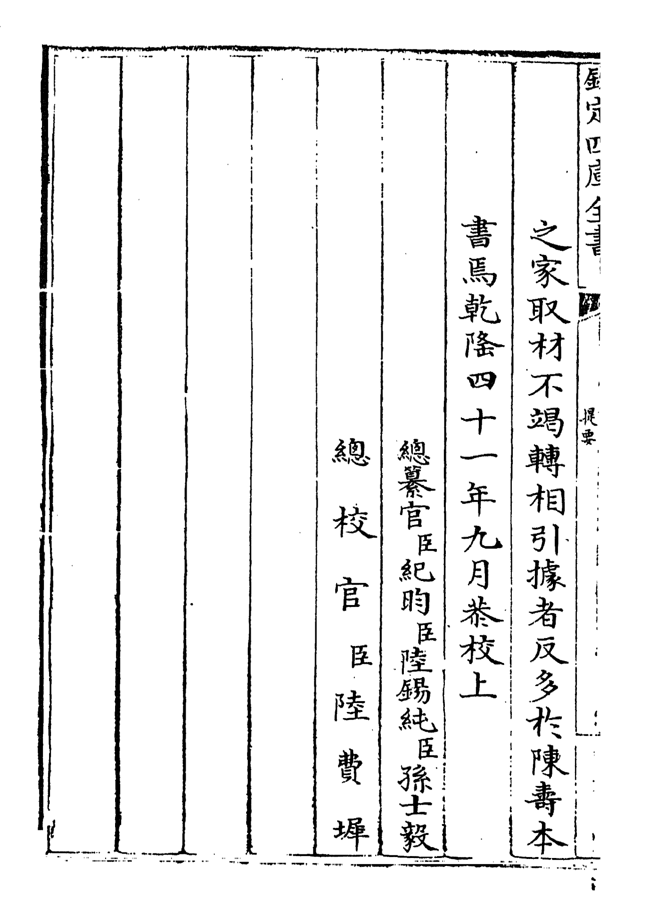
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簒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托始于魏文而托始曹操實不及魏書叙紀之得體是則誠可

已不已耳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註
襍引諸書亦時下已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
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
文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
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
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
往往嗜奇愛愽頗傷蕪襍如袁紹傳中之胡
母班本因為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

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為泰山伍伯迎孫阿為泰山令事此類鑿空語怪凡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殊為瑕纇又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故於魏志武帝紀沮授字則注沮音菹獷平字則引

續漢書郡國志注獷平縣名屬漁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與楚戰築甬道贅旒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屆字則引詩綏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則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誨一篇句句引古事為注至連數簡又如彭羕傳之葦不訓老華佗傳之耑本似專秦宓傳之棘草異文明帝紀之叟更

異字亦間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魏志凉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繈字之類亦間有之葢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畧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畧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



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

書焉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三國志目録考證

武帝操○臣照按史家之例帝曰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述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為載紀歴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紫陽生於南宋其遇比於蜀漢故諄諄以正統與蜀作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然豈真揶揄陳壽哉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

管寧附胡昭王烈張臶焦先○臣浩按管寧傳似應先王烈次張臶次胡昭至焦先乃裴松之注中之人非本傳正文也不應附見

龐淯附母娥親○臣浩按本傳作母娥無親字其或以注所引烈女傳作娥親而後人加之耶抑本名娥親而傳偶脫之耶

裴潛附子秀○臣龍官按裴潛之子秀其事實詳於裴注於潛本傳無所攷不應附見宜衍

三國志目錄考證

魏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

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絶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黄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黄門令選中黄門從官年少温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黄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温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内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

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黄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

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

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徵拜議郎魏書曰太祖從妹夫濦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勑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

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光和末黄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絶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絶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絶

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魏書曰於是權

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勑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

受託國之任籍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卽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讒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

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劒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

月始起兵於巳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

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豫州刺史孔伷英雄

記曰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兗州刺史劉岱 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 河内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内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山陽太守袁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

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勳傳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

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内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

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劒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

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軍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申隨反十餘萬衆畧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

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畧諸郡為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

與吕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鋭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宫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絶宫請説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宫説别駕治中曰今

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兖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胄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閒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

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鄄城荆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

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厠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

二百衛送闔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吕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暐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黄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

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榖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宫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

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衆所殺兖州平遂東畧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

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黄巾何儀劉辟黄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録尚書

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

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

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

交戰乂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淯水祠亡將士歔欷流涕衆皆感慟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

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

禮昌狶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兖州以東平畢諶為别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為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豪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

快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
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
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
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為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
懷怨望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于死
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
知之難其在
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
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
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
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

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内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幷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

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

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畧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為歡笑

廬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

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

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

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塠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

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絶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

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内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

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畧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

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

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鋭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

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曰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

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逵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畧

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
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
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
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絶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
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
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
遣使以大牢祀橋玄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

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恠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士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

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鬭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

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為冦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於再朞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聞公北

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為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畧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葅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

舉縣降賜爵關内侯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

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内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汚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冢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躓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絶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

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疋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

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絶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畧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讐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

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氷臣松之以為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氷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名屬漁陽郡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

部更相毁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

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

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泃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

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酬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

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

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説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

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西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大常徐璆即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為丞相以位讓璆焉）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

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隷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黄安定人魏宫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

亂令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於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荆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

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

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

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

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内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内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絶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黄巾三

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荅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荆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

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

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𢉖四縣食户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户二萬但食武平萬户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户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户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

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

小賊所困乎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

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過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

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鈌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錙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墻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

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輙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畧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

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内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幷十四州復為九州夏四月至

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為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哉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致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旂旒也以旒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

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臣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

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馮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極也洪範曰鯀則殛死）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

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九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内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

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

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衆鄭康成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氷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

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兾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

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闕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

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叛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

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狥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黄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吕逆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黄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

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勑外為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為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畧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

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顔悚懼受詔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玄纁絹五萬足之聘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

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

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

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秋七月公征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濵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初隴西宋建

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鐘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

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西

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畧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　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

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慓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

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於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勲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茍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

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飫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

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劒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祖父而簡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

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

勲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剏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勲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胄深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

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刱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勲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召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撙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

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為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為有徵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耻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

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

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閒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

曹洪

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

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畧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衮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

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鷄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鷄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王更修治

北部尉廨令過於舊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畧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

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歛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内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吴之法而因事設竒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内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𠜂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絶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宫室繕制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宫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温無有縁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

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郄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其

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廪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志卷一

魏志卷一考證

太祖武皇帝○臣清植按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為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為王則改稱王即曹丕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為漢王公也為漢王公而卒乃帝其為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辭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先主始終皆稱先主無易辭以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

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言其體

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注太祖一名吉利○太平御覽

太祖上有曹瞞傳曰四字 臣龍官按裴注所引皆有

書名此為脫落無疑

封費亭侯注騰父節字元偉○臣明楷按宦官有曹節

曹騰之父亦名節名同耳

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嵩夏侯氏之子○前學士臣何

焯曰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渊子衡亦娶曹氏

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其在君乎注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臣明楷按接

似應作節或以祖名節而諱之與

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臣清植按魏武故

事所載十二月已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為都尉此

拜騎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為正

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太平御

覽八下有九字

河内太守王匡注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幷勢共殺匡○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鮑信信名位微又其傳曰協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疑匡所以闕如必是見幷於操如謝承之說

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宋本作季進

太祖軍臨武平○太平御覽無平字

汝南潁川黄巾何儀劉辟黄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

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

臣龍官按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則此時未得斬也又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疑有誤何焯校本衍辟字良是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追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留守○繆文選作摎

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令俳取冢間髑髏擊著忠馬鞍○元修本無著字

為子整與譚結婚注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臣清植按明年九月明記女還而後進兵則其成禮於此時必矣操譚惡得與論禮哉

東平呂曠呂翔叛尚○袁紹傳俱作翔監本誤作詳今改正

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尚懼下當有遣

字

夏六月以公為丞相注璆字孟平○後漢書作孟玉和洽傳注中又作孟本

冬作銅爵臺注以及子植兄弟○何焯曰文類作子桓植字乃桓字傳寫之訛對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為嫌觀陳思王傳注中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為子桓决也

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監本作李堪後云斬成宜李堪等又馬超張魯傳皆作堪則作李堪

誤也今改正

九月進軍渡渭注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作須臾氷堅如鐵石功不逹曙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二十四字

策命公為魏公○何焯曰魏公之命及丕禪授之際但録册書而不著其偽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它史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注於是中軍師王淩謝亭侯荀攸

〇何焯曰王字衍文淩謝當為陵樹荀攸本傳冀州

平太祖表封為陵樹亭侯也

但更事多耳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〇安

陽下疑脫亭字

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〇何焯曰完字

衍完死在十四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注此為敬恭不終實也〇文

類作終不實也

漢太醫令吉本○後漢書作吉平

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注或曰必欲投禕

○或曰諸本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兩說傳

疑作或曰為是

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宋本民吏作吏民

仁屠宛斬音注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通鑑作東里

衮

二月丁卯葬高陵注是以袁紹崔豹之徒〇臣良裘按豹當作鈞宋書禮志可據鈞與袁紹起兵山東見後漢書崔駰傳

魏志卷一考證